

自家饭菜香

小时候住得比较简陋，记得我家只有一个小单间，好几家人共用一条走廊。吃饭时都在走廊上架起小饭桌，边吃边聊天。

有个很不爽的事，隔壁有个比我小的孩子叫“虾仔”，他家吃饭一般都比较迟，所以每到我家吃饭时，他总是喜欢站在我们桌边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，嘴巴也跟着我们咀嚼的动作一张一合。妈妈就从碟子里夹了本来就不多的一块肉给他，他才会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但过一会儿又走到别家……其实，他家当时吃的比我们好。为什么老要盯着我们？我问妈妈，妈妈笑着说：“隔壁饭菜香呗！他爸爸工作忙，常常要晚回来，由他了。”我心里很不忿。

但“隔壁饭菜香”这句俗语却久久地留在脑海。以后老是在想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象？没想到，后来却发现有这种心理的人还是不少的。

小时候读书，常常不专心。老师教导我们学习不要三心二意，还讲了一个“小猫钓鱼”的故事：小猫钓鱼时，一会儿看见蜻蜓在飞，就想去抓蜻蜓；一会儿看见蝴蝶在舞，又想去捉蝴蝶。结果一条鱼也钓不了。在妈妈的启发下，小猫变得一心一意，果然钓到了大鱼。

工作了，有的人看见别人工作很愉快，经常出成绩，总觉得人家的岗位很好，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老想着跳槽、跨栏、换位。

成了家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心生烦躁，开始嘀咕，觉得“孩子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别人的好。”……

“隔壁饭菜香”，其实是一种食相对人的神经的刺激，是十分虚幻的。真正香的饭菜还是自家的。经过自己辛勤努力得到收获，然后慢慢地品尝这种收获，这是一种由获得感转化成的满足感，才真正觉得甜

美。古人曾经描述过农家乐，当一年到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耕作，到收成后，喝一口自家酿的酒，吃一口自己种的菜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感受啊！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”好一幅自斟自乐、无比惬意的画面。

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其实也是一种见异思迁、神游无根的性格和认知缺陷。每一座山都有其奇丽之处，每一种工作都有其独特的性状和内在的规律，不存在哪一种工作好不好的问题。只要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，不但会干好工作，也会享受到工作带来的无穷乐趣。那些一辈子立足于一个平凡的岗位，勤勤恳恳，刻苦钻研而作出成绩和贡献的“工匠式”人物，不就是最好的例证？他们就像一株齐心协力往上长的树木，绝不旁逸斜出，最终长成参天的大树。

“老婆是人家的好”，其实更是受琐碎繁杂家事影响下产生的盲目和误解。婚姻是爱情发展的实现形式，爱情又是两情相悦的结果。这都是纯粹和纯真的，是维系家庭的基础。自然，由于生活的艰难而遇到波折并不奇怪，但只要多看对方的优点，多点宽容与互信，共同营造和谐的氛围，就会觉得老婆还是自家的好。俗话说：“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夫妻相处，难免有性格爱好等的差异甚至会有争吵，但几十年厮守，互相将就迁就多了，就像磨合了的旧鞋、睡惯了的老床，比新的要舒服和习惯得多。到了古稀之年，身衰骨松、眼蒙耳聋，细数起来，还是结发夫妻最恩爱也最顶用。

永远记得这句话：饭菜总是自家的香！（曹南才）



孩子吃剩的巧克
力，一时大意，忘了收
好。次日，踏入厨房，惊得头
皮发麻。

蚂蚁，成千上万只，密密麻麻、
爬满四处。出尽法宝，开水烫、用药
喷、用布抹、用脚踏，终于，歼灭全体，
片甲不留。

疲累不堪，入房小睡。一觉醒来，迈入
厨房，一看，差点昏厥在地。

蚂蚁，无数无数只，一堆一堆，麇集四
方。故技重演，水、药、布、脚，齐齐出动，终于，
又歼灭殆尽。

以为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了，天知道短短
几个小时后，孩子又呼天抢地地捎来了坏消息：
蚂蚁又卷土重来啦！真是屡败屡战、不屈不挠啊！
烦躁、生气、无奈，又如此这般地狂杀一轮。

次日早上，不可思议的，旧戏重演。我好似
陷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噩梦里，烦得连不
问世事的头发都站了起来。

这时，适逢钟点工到来，知道情
况后，目不识丁的她，经验老到地说：

“你只顾杀屋内的，却没注意屋外的，当然
无法根治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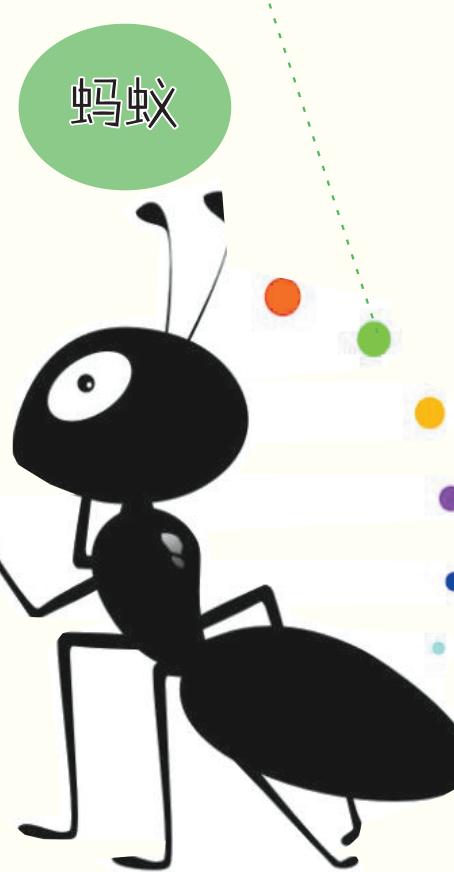
到屋外一看，果然，长长的一支队伍，正
从草丛中源源不断地、斗志昂扬地、浩浩荡
荡地涌入屋里。利用喷雾式杀虫剂，从内而
外，再由外而内，杀个精精光光，清理得
干干净净。之后，不曾再来。

斩草又除根，春风吹不生。

戒毒，不也正一样吗？暂时去除
表面的“瘾”是没有用的，必须把
深植于内的“欲”连根拔起，才
算是永永远远地爬上了岸。

（尤今）

蚂蚁



拒绝句号

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反对我这个标题。他们会说多好的句号啊！句号表示一种完成，一种圆满，一种有志者事竟成，一种成果与收获，或者干脆把这溜圆的句号看成一个个饱满的果实。他们还会问我，当你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在那上千页稿纸的最末一行画上一个句号时，难道你没有如释重负、飘飘欲仙的感受？没有那种大功告成后该痛快干一杯的喜悦吗？

当然，这样的句号我也喜欢，但人生还有另一个句号。

打个比方，你再一条路上走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有一种“尽头感”时，这句号就隐隐出现。如果你停下来，你脚下就清晰地现出一个句号。这条路可不是做一件事时那短短的距离，它是人生追求的路、艺术探索的路和事业奋进的路。这路原本无止无休，你在任何一处都可以起步，踏上征程；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画一个句号，退了出来。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句号的缘故，那精疲力竭的放弃、自寻清闲的逃逸、江郎才尽的低头认输，乃至收获后的自满自足，甚至在目标达到之后，辉煌的目标也会化为一个句号，尽管这句号闪闪发光。句号，就是停止，就是终结，就是事物最终变为有限的、死去的符号。

我说的是这种句号。

句号往往又和人的自足、人的彻悟、人的惰性连在一起，所以句号大多是人心甘情愿给自己画上的。人随时可能舒舒服服给自己画个句号，休止了自己。

因而，我害怕句号。

我对句号保持着近于神经质的警惕，警觉它，监视它，打击它和超越它。在与句号的斗争中，我一边感到生命的活力，常常闻到自身肌肉搏斗后散发出热烘烘的清香；一边认识到这原是生命存在所必须进行的奋斗，也是与自身惰性和保守的对抗。当然……它何其艰难！跨过每一个句号，都需要付出双倍的力量，其中一半是创造力。

然而，在人生或艺术的道路上，只要消灭一个句号，便开始一段崭新的充满诱惑的路。我们还会发现，被我们拒绝和消灭的句号，最终竟然会变成逗号。你是不是也会从中得到启示：

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，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。

（冯骥才）